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八十六回 聖君親手進靈丹 高見味心設詭計

話說濟公掏出一粒丸藥，對皇上奏道：「此丸名為丹鳳丸，鳳喜朝陽，此丸有扶陽抑陰之功。太后龍體欠安，皆因脾陽不足，胃火不暢，故飲食雖平日亦不能大進。加之既病之後，又服參粥，參雖補陽，但與粥為偶，既補且膩，又兼暴病，必有外感，經此一補，自必關隔不通。僧人造丹鳳丸，第扶陽而不補陽，雖抑陰而不傷陰，內寓太極之機，並無一孔之弊。即請陛下諭宮監速備米飲伺候，此丸一進，立思飲食，即以米飲進之。二次服丸，即諭宮監備參粥伺候。三次服丸，則龍肝鳳髓，海錯山珍，便無物不能飲食矣。」皇上喜不自持，忙接過丸藥道：「請問聖僧，當以何等湯水送下？」濟公聞言，拍手大笑道：「俺的陛下爺，你到底不曾曉得這丸藥好處呢！」語言未了，只見旁邊走過太監兩個，跪奏道：「濟顛僧驚駕，若何議罪？」皇上道：「僧俗異道，毋怪不諳朝儀，著無究議。」濟公看這兩個太監，覺得他凸凸不伏，細一推察，知道這兩個人專權奪寵，無惡不作。心裡說道：且代你記著賬，總有收賬的日期。想畢，又說道：「此藥非凡間藥品所制，一人入口，自能生津化入喉嚨。請陛下即敬呈太后服食罷。」皇上連忙進了內宮，雙手將藥獻上，並把濟顛僧的話，復奏一遍。卻也奇異，這一粒丸藥，在皇帝手上，並沒有什麼香味。那知太后一見，直覺得異香撲鼻，光華奪目。才一進口，不知是粒兒藥，就如仙露一滴，直向喉嚨而下，嘴裡甘芳異常，滿身毛孔亦皆舒透。太后道：「這位聖僧，真是活佛，我現今果真想點米飲吃吃了。」皇帝忙命宮娥，進上米飲。太後飲畢說道：「我思打頓養神，汝把聖僧留在宮中，須俟三粒丸藥服畢，再讓他走。」又說道：「佛爺隨心所欲慣的，不能拘皇家資格。汝著太監打掃一處避靜淨室，請他在內，著數名太監聽差，至於一切供奉，聽其隨便。」太后吩咐已完，翻身睡去。皇帝亦告辭，走出內宮，見了聖僧，稱謝不盡。皇上即遵懿旨，將濟公供養在南上苑淥漪亭，派了八名太監，聽候使喚。皇上回宮，後來二粒丸藥服後，太后龍體自然照舊不提。卻說金仁鼎，自奉旨重建大成廟，心中想道：「要論這件差使，是□分優美，但是期限太急。我想此事必須把高見請他來，商酌商酌才好。」且說這位高見，本是高球的從堂叔父，其人詭計多端，現為金仁鼎的長客，仁鼎□分契重，真是言出計從。看官，丞相府中，如何敬卿、吳悅士等門客甚多，金仁鼎何以另外獨信識一個高見呢？只因其中有個原故。三年前，金丞相有位寵妾名叫小鶯，蘇州人氏，生得□分標緻，年方一□八歲。心裡卻嫌丞相年老，所以平日間，往往與仁鼎眉來眼去，論其實在，並絕無姦情。一日丞相出外拜客，因折扇還在小鶯房內，復行轉來取扇。巧值小鶯穿了一件銀紅綢緊衣，由懷內褪出一條雪白的膀臂，背著眼，在那裡擦臉淨面。金丞相一見，覺得有趣，就輕輕巧巧的走至身畔，雙手抱住，但聽小鶯嬌滴滴的說道：「都少爺鬆手哉，丞相爺來看見，勿好白相介。」金丞相一聽，不禁無名火起，大罵道：「賤婢，亂我家門！」小鶯睜眼一看，嚇得魂不附體，跪下直抖。金丞相隨即喚來官媒，將小鶯發價賣掉。其時金丞相恰值丁憂閒散，抽筆遂寫了一稟，說金仁鼎忤逆不孝，送到都察院，歸奏案究辦。仁鼎一聞，便嚇慌了，巧巧路遇高見，因將前後各情同他商酌。高見道：「這件事何用愁他，假奸來，還是假奸去便了。」說著便把金仁鼎邀至家中，說道：「我代你做張訴詞，包管無事。」因提筆直書，不到一刻，已經做成。仁鼎一看，稱贊道：「妙是妙極了，但是太糟蹋人些。」高見道：「不如此不足以解其圍！」仁鼎當即騰清，也著人送到都察院投遞。此時所幸張允明任護左都御史，其人正直無私，一見訴稟，便當揭開，但見上面寫道：

具訴稟員職金仁鼎，年二□二歲，住都城正心裡，為泣訴真實叩恩恤宥事：竊職父親原任兵部右侍郎，現因了憂不仕，前曾具稟台前，告職忤逆不孝。但職生於世家，嫻於著禮，豈敢稍形犯上，以罹□惡之條？所歎職父報國之忠心，原非董卓；而職妻天生之美貌，實類貂蟬。重以枕苦臥塊之時，烏容河水新台之賦？一切曲衷，吳天莫訴。為求大人明察暗訪，寬宥職罪，以待自新。姬伋之齊，危在旦夕，沾恩上呈。

張允明看畢，暗道：我前日看金侍郎來稟，就知其中必有別情，所以尚未入妻；今看這個訴呈，可知我識見不錯。因隨即在稟後批道：「闖闖之私，盡傷天性，雖世無不是之父母，而人宜端重於倫常。小民無知，尚待長官開化，豈有身為二品大員，而甘蒙不貶耶？具控者固屬於不慈，申訴者亦難逃不孝。國體攸關，宦途同味，速即改悔，毋貽後憂。此案著即註銷，特斥。」又在金侍郎稟後批了「已閱」二字。批畢，遂著人牌掛都察院門首。金仁鼎得了此信，那片心才放下來，由此深佩服高見之謀，無論何事，皆商之於他，所以重建大成廟這一事，也就少不得要請他談談了。

想罷，喚過家人，拿了一張名片說道：「你代我把高見高老爺請來，就說我立等他說話。」家人當即前往。恰好路遇高見，便將名片交給他，如此如彼一說。高見道：「你先回，我隨即就到。」高見一面走，一面想：這位金仁鼎，他有到疑難事，皆來問我，回回皆當我白差，此回修廟，是件發財的事體，我要先拷拷他，再同他想主意哩。信步想著，不覺已到金相府門口，看見門公便問道：「你家少老爺現在何處？」門公一見高見是個熟人，因說道：「我家少老爺現在碧雲軒看蘭花呢，高爺請去罷。」高見忙走到碧雲軒，果見金仁鼎在此。兩人執手，說了幾句世務閒話，忽聽高見歎了一聲怨氣，金仁鼎道：「吾兄何事怨恨？」高見道：「我怨恨不是別的，只因這個老天，賞了我高見一點小見識，逐日你呼我喚，煩個不了。唐詩上有兩句說得好：「苦恨年年壓金線，為他人作嫁衣裳。」這便說的我高見啊！」說罷，又歎了一口怨氣。金仁鼎見高見如此，曉得明明打動他的，因說道：「老兄不必歎氣，小弟現有件發財的公事，奉請幫我籌畫，將來總有大大的謝儀。」高見道：「吾兄舛了，弟適才所說之言，不過說的廣概朋友，吾兄與弟如同一人，這又當別論了。」仁鼎道：「不必多言，我們正事要緊。請問現今皇上撥了庫銀三□萬兩，限三個月叫我把大成廟建成，但限期這樣急迫，怎麼辦法，弟真真是請教高見了。」高見道：「小弟名為高見，實非高見，吾兄休得取笑。但這事據弟看來，須要變通辦理，才得划算，而且才不誤限期。要是拘拘的一木一瓦買起，恐怕公私皆不得討好了。」仁鼎道：「然則怎樣辦法呢？」高見道：「你莫作慌，候弟慢慢思索。」只見高見搔耳撓腮，過了許久，忽又說道：「方法是想出一條了，但是不免是恩將仇報。」遂走到仁鼎面前，附著耳如此如此的一說。金仁鼎拍手大笑道：「妙計，妙計！」未知高見同金仁鼎想出什麼妙計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